

一則招聘廣告，我變成一個殺人兇手。

「容洛彤，到你了，進來吧！」那女人機械式地說着。在灰暗的走廊裏，只有我在走着、停着，走着、停着。沿途房間內的慘叫聲和工具聲，我聽不到；刺鼻的消毒藥水混合藥物的氣味，我嗅不到；冰山一角的鹽水瓶和滿地的棉花，我看不到，我只聽到自己和「他」的急促心跳聲，我只嗅到身上的汗味，我只看到臉色發白和雙腳顫抖的她從我將要進入的房間裏走出來。天花的電燈一閃一閃的，它閃動的頻率與「他」的心跳相呼應，他們聯手阻止我前進。在半黑不亮的走廊中，我感覺到「他」在匍匐蜷曲着，我彷彿看見「他」顛顛，我伸手抱着「他」，我倆的哭叫聲被那女人再次機械式的叫喊劃破了。

我已走進房間內。

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容洛彤。」

「你今年幾多歲？」

「二十一歲。」

「有了多少個月？」

「四……四個月。」我垂下頭摸着「他」回答。

「躺在那張床吧！」那女人冷血地吩咐。

我緩緩地走近那張床，「他」在呼叫，「他」既哀求我又斥責我，我用淚痕遮蓋臉兒，我怕「他」認得我。

「現在的女孩子真不知所謂！有了孩子又不要，全都只是享受製造孩子的過程。」那女人在

我身後指責。

我心想：我比她們更不堪，我懷孕只因一次交易，一個協議。

躺在床上，張開了腿，淚珠如泉湧般傾瀉而出，「親愛的孩子，再見了，我的孩子，再見了……」我咬破了唇，在心裏默默地哭叫着。

我恨他，我恨終止交易的孩子的爸爸，我恨那個要我懷孕，又要我打掉孩子的李家三少爺。

「你肚裏的孩子，我不需要了，你立即把『他』打掉，然後永遠在我視線範圍內消失！」一個多月前，三少爺在假日酒店九一四號房叱喝我。

「為甚麼突然終止交易？我已懷了『他』三個月，我聽到『他』的心在跳，感覺到『他』在我體內蠕動，為甚麼要打掉『他』呢？」我一面摸着「他」，一面激動地問。

「前兩天，我故意偷看那老傢伙立的『平安紙』，紙上寫着：

在我百年歸老後，家產將由我內子和三個兒子繼承。百分之四十分給長子，百分之三十分給次子，百分之二十分給幼子，百分之十分給內子。盼各人謹遵此紙之分配內容。那麼我還找你來『借種』幹什麼？我們的遊戲到此為止，你還不明白嗎？」他疾言厲色地大聲道。

我驚恐得倒了下來，房間內只剩下我一人在跪着。他離開時，還回頭輕蔑我說：「我一毛錢也不會給你，免得你靜靜地把『他』生下來，我要確保你打掉『他』。」

手術已經開始了，冰冷的工具在觸碰我，工具的碰撞聲此起彼落，夾雜着一陣陣的嗚嗚聲，我的孩子在悲鳴，「他」的保護膜被弄破，「他」的私人空間被搗亂，「他」的身體被工具鞭打、夾破、侵擊……甚至五馬分屍，中國十大酷刑在我的肚內逐一執行，我再痛得要慘叫，也不敢大叫出來，在房間裏，只有受刑者才有資格哭叫。

「親愛的孩子，請不要怪責我！我也不想打掉你。有了你，源自荒謬的『借種』協議，但有了你，我從此就有親人了。」

「但，但我真的沒有能力撫養你。況且，媽媽也愧見你，你願意知道你的由來嗎？你會接受被天文數字所誘惑的媽媽嗎？」在孩子受刑的時候，我淌淚的心在叫喊。

「你叫容洛彤，是嗎？」在半年前，三少爺在假日酒店九一四號房一面打量我，一面客氣地問。

「是。」這次是我第一次見到三少爺。

「你們做甚麼？你們要帶我到哪裡？」慌張的我突然被一群女人掩着口地帶走。

我醒來後，已回到原來的房間裏，三少爺坐在床沿，我立刻摸摸自己的身體，有一個女人向他匯報我仍是清白之軀，我正想嚷着要報警時，他溫柔地說：「我聘請你做我的近身女傭人，行嗎？」我還來不及破口大罵，他已繼續說：「其實，我只為了『借種』而已。只要你點頭答應，你每月可得三萬元，若你能『一索得男』你還可以得一百萬元，你慢慢考慮吧！」

「為何要做近身女傭人？為甚麼選中我？」剛才的怒火已被天文數字所冷卻，我開始感到疑惑地問。

「我要肯定你的腹中塊肉是我『經手』的。」

「我要你二十四小時『服侍』我。」

「你的背景比較簡單，只是一個孤兒，麻煩的事情較少，加上剛才得知你是『乾乾淨淨』的。」

我羞澀得抬不起頭。

「我給你一晚時間去考慮，明天九時前給我答覆。」說完，他就冷漠地離開房間了。

東方吐白，我仍呆坐在沙發上。昨夜的星空一片暗淡，月不再亮，星不再閃，像暗示我沒有前景，沒有明天。自出世那天，我已沒有歡樂的童年，沒有難忘的生日，沒有理想的工作，沒有燦爛的將來。「借種」，行嗎？他口中的天文數字，我這生也賺不到，只是借肚皮給他一用，我也不算是妓女吧！

這不道德的協議就這樣達成了。

後來，我才知道他不小心看到李老爺草擬的「平安紙」寫着：最先為李家誕下男丁的兒子可得較大比率的家產，而那男丁定必是李家的骨肉。他欲「借種」一事也因此而來。

「我的孩子，若你知道這一切真相，你會怎樣想媽媽呢？」

我突然再聽不到孩子的哭泣聲，工具的碰撞聲似乎也停了下來。「小姐，你可以下床離開了，我已將你的孩子放入一個小膠瓶裏，你想取回嗎？」

那小膠瓶被一張印有招聘廣告的報紙包着，我一手搶過來，然後走着、停着，走着、停着地離開房間，迎面而來的是下一個殺人兇手。

我不敢拆開報紙來窺探那小膠瓶，而那則招聘廣告卻印刷着熟悉的字：

誠聘女傭人一名，大宅工作，高薪，有意請電六九七八四三二一李先生洽。

令我變成殺人兇手的招聘廣告包着我殺人的證據。

我手拿着「他」，拖著身軀慢慢地離開兇案現場。